孙文波的诗

空中乱飞

白杨树的花絮在空中乱飞。
仿佛我的灵魂。这样说是不是太修饰？
不过我有理由：它们要飞到哪里，我不知道。
我的灵魂要在哪里栖息我也不知道。
我本来可以快乐，但我没有。
没有的原因是你的离开已损坏我的心情。
使我伤心。我真的像李商隐一样伤心。
在这个早晨，我一遍又一遍嘀咕着：谁会给我正义？
我写过信给权利的最高握有者，他们没有理我。
尽管我想做一个善良的人，小心地
生存在上苑村，不招惹任何人，
厄运却不放过我。孤独已成为我的伴侣，代替了你。
我曾经像基督徒一样相信未来，现在不。
我看不见自己晚年停车场的泊位。
昨天我因此写下了最感伤的诗篇，
我说我突然想哭泣。其实，我一直在心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哭泣，我的体内有一条悲伤的黄河。

我的信已经上路

我的信已经上路，它在一辆车上，
还是某一幢房子里，多少人的手正传递它？
一封信，是我告诉你没有生病，
一封信，是我抛出的救命稻草。
我活得一点也不高兴——
这些天，我的体内刮沙尘暴，
这些天，我的体内有狗狂吠。
这些天，我甚至不想做人而想做朱雀，
我想飞，想离开大地，我想上天寻找玉皇大帝，
我要告诉他，他对我很不公平：
我努力做人，他却没有给我人的幸福，
还让我一再遭遇厄运——几年来，
我不是摔断骨头就是被迫与家人分离。
不过，我在信中没告诉你这些。
我在信中写：我做梦走在北京的街上，
碰上了你：你的面孔像罂粟花。
你在飞，一会飞上行道树，一会飞上房顶。
我伸手抓你抓不住。我想飞飞不起来。
天突然下雪，我突然哭了。

我的耳边响起风的嚎叫：呜呜呜。

（原载《诗歌月刊》 2003 年 9 期）

李元胜的诗

剧　场

那些熟悉的细节，再重新酿造一遍
时间被挤压着，发黑，发出淡淡的酒味

他们相互爱着，但并不肯定
追光灯扑向他们心里的空白

那里是一个水洼，车轮飞过，水珠四溅
是啊，把一颗心中的水珠泼向所有路过的人

行走的人，在停顿后仍将行色匆匆
他们试图遗忘的，夜幕下仍将继续

但人们带走了他们看到的一切
空荡的剧场，仿佛树被拔走后留下的巨大土坑

春天，在青龙湖

一条小路把我带到这里
而我，沉浸在两种存在的磨擦中

从中间穿过整个寂静的树林
就像回忆昨夜穿过我

像波浪轻易从中间分开
像路分岔，变成更细的两条

一个不能合拢的人
走着，却同时朝着两个相反的方向

给

好吧，现在我接受你的看法
一个无法分辨雾气和河水的人
永远无法获知自己的边界
我这只盲目的蜻蜓
飞着，看着，听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却不知谁在驾驶，谁又是乘客

但我不能为此否定这一切——
我在生活的边缘飞着
也在迅速变黑的田野上飞着
正是我看到的，听到的
堆积起来，构成了我的心灵

当我停止思考

当我停止思考，安静地坐下
在心的附近，灌木会更加繁茂
会有更多的细节
像鲜艳的小瓢虫，清晰地出现

在我身后，露珠越来越多地悬挂
生活选择那最纤细的枝条
弯出一道好看的弧线来

（原载 2003 年 1 期《界限》）

大卫的诗

给自己或者给另一个人

一个无所事事的上午
也是庸俗的上午
没有风
树叶绿得无聊的上午
不会有人敲你的门
除了那个收水费的

无烟可抽的时候
想别人还不如想自己
如果闭上双眼
你会不会从一千公里之外来到我的面前
把一个字说出来是多么的难
忍，是可耻的
忍不住，是更加可耻的

又一枚叶子飘落了

像上帝的一个眼神
对谁都是凛冽的一瞥
你可以想象一下我蜷缩在沙发里的模样
除了发呆
我无话可说
除了衰老
唉，除了衰老，我无事可做

小草要小到什么程度

小草要小到什么程度才能称为小
面对身上的泥土与石块
哪怕错过春天与蝴蝶
也要发芽……

再大的海　风也能把它
吹成一滴水
一场大病　　只是始于一次
未治愈的感冒
呻吟再小再细成一根针
一些人什么样的疾苦之声
才能让另一些人感到微微的疼

把一篇文章比如小说、新闻、政论拆开
它只是一些句子、词、标点
甚至用错的语法和口气
小草要小到什么程度才能小成种子
就像我面对什么样犀利的刀锋
才能怯怯地说：我怕！

（原载 2003 年 6期《天涯》）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王寅的诗

服　从

别评论这个夏天
别评论这个漩涡
别评论这些聚散的灵魂
别评论
首先是彼此的担忧
然后是黑暗的冰雪
这首短歌
这个尺度接着这组尺度
冗长的标题
在时光中旷费已久
风是如此
莎士比亚是如此
没有一种呼吸
如此近地靠近我们的心脏
靠近左手和偶然
别评论

别评论破碎的激情
别评论转瞬即逝的光明
首先是痛苦的诱惑
然后是祈祷的回声

夺 去 吧

夺去吧，夺去我的岁月
夺去我最黑暗的光阴
夺去奢侈的宁静
夺去空响的手镯
夺去紧紧跟随我目光的镜子
夺去吧，全都夺去
夺去蛇和蝎
夺去怜悯，这恐惧的亲生子，哀伤的肉刺
夺去火，夺去水
夺去断了弦的提琴
夺去吧，夺去可怕的先知
夺去耻辱
夺去阴郁的激情和残存的疯狂
夺去无处安放的死亡之躯

今　天

今天不是历史
这些著名的日子
暮色坚定，书籍干枯
痛苦依然甚于欢乐
节日的喧嚣中
有一点疯狂
今天已是明天
正如昨夜的宁静
使我如临深渊
明天留给我的早餐
依然只有灾难、空气、水
和莫测的命运

生活无法交换

生活无法交换，你羡慕
我们清贫的生活
白桌布上，清水满瓶
这多么像哀愁，天然铸就

我们蹲在角落里，你站在房间中央
我的四壁出色地映出我们的背影
如同一张未来的合影
例行的苦难就这样毁了我们
你心满意足时，会像
挑剔的警察那样皱起鼻子
你的赞美，你的微笑残留在这乌托邦的下午
我每天的号码
每天的面包，每天的羹汤
每天都有伤心的勇气，
所以我已拱手交出陌生的近作
把鲜血留给清晨
把风暴交给平生

（原载《作家》 2003 年 6 期）

韩东的诗

记　忆

那年冬天她在路边等我
刚洗完澡出来
头发上结了冰
那年冬天多么冷呀
寒冷和温暖都已远去

我不记得我们曾经相爱
只是记得这件事
就像打开一本书
里面是空白的纸页
封面上的小女孩
头发上结着冰

办 完 这 件 事

办完这件事,我心里就塌实了

升上万米高空，与白雪和光明结伴而行
寂静犹如已在天堂
透过小小的椭圆的舷窗
俯瞰山河大地
但我什么都没有看清
我看见渺小如微尘的她
看见她硕大的巨型泪珠滚滚而下
看见那些黑色的通栏标题如群鸦
飞遍她的国家、她所在的世间
但是不要紧
抚慰她是我一生的愿望
就要实现
安全着陆，证明此举不过是我的自我感动

读 微 依

她对我说：应渴望乌有
她对我说：应爱上爱本身
她不仅说说而已，心里也曾有过翻腾
后来她平静了，但更极端了
她的激烈无人可比
言之凿凿，遗留搏斗的痕迹
死于饥饿，留下病床上白色的床单

人去床空，她的纯洁和痛苦一如这件事物
白色的、贫寒的，谁能躺上去而不浑身颤抖？
“不管发生什么事,宇宙是满盈的。”

（原载《橡皮网吧》 2003年）

庞培的诗

蝴蝶与幼童

只有小孩可以模仿蝴蝶
当他们脱开大人的手，忽然
　折向人行道的一侧——
　他们蹒跚的身影中有团
　斑斓的纯真……
顷刻间，周围的人群，变成
花丛
——每个人脸上都有由衷的笑容……
孩子却在一家商店橱窗颤巍巍的花萼上
停止了他的一路小跑

破山寺途中

暗下来的林子上空，映着晚霞
知了不停地挽留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